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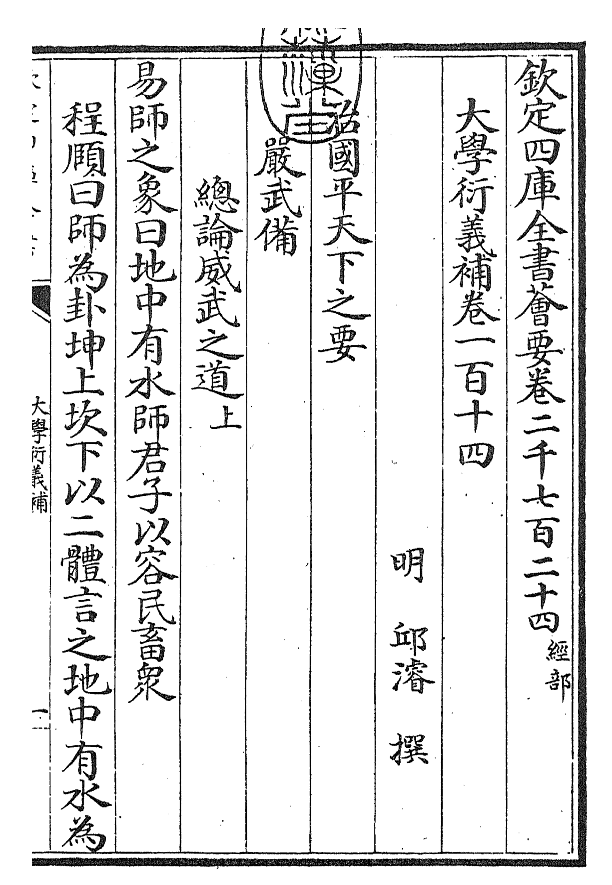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二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

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朱熹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静之中水

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故無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易于名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莫敢踰國有兵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

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頤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祖謙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于將帥而心當親輔于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有先儒謂雖後世

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頤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

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
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
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
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謙
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
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
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

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匃奴豈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輙興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謙柔和順而下之人廼負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于姑息失之寛縱

廼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頤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

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師之興所以為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于他人不失心于已衆

夬之彖曰夬揚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誠己也號命衆之辭也有厲危告自邑也私邑不利即也從戎也尚武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

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熹曰夬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内懐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

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横

逆自若也則含晦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竦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已彊而事威武也内懐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无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

而求大快于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
致其大害矣聖人于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
為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于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聚以除治
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
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
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

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

邱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

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臣按民生于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為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

不足以耕衣食不給于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為之制既為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為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盖兵與農皆出于民農所以別于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庤錢鎛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

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為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竊惟我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內而畿甸外而邊方設立衛所每衛五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為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國初幾于倍蓰而兵戎之衆反

不及什二三焉豈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聖明留心武事明勑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數目以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後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祖宗之舊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于國必無損于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為國家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熹曰聖人之德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又曰武雖是殺人的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于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斂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

之勇也伏惟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
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
神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爲殺也則聖武
布昭于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于乃文
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
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

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為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為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為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寛故天下之民信而懐之也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懐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朱熹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

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

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雩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熹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内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于已墜合人心于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

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為湯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可如此畔離援攀援無然歆欲之動也羨愛慕誕先登于岸道之至處極密人

密須氏姞姓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阮國之地名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徂旅過也按止也遏密師之往共者以篤于周祜福也以對于天下答也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

共則赫怒整兵而徃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葢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和之

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延于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之自稱）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法也）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讎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矦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矦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矦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

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嚴粲曰崇矦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茍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續狀攸馘割耳安安不輕暴也是類帝祭上是禡祭始造軍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來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彊盛貌崇墉仡仡彊壯貌

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絶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

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攻徐戰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意朱子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遹發語辭駿大也）

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之地文王烝哉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廼作邑也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

君也哉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蓋以既為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非廣地以附衆也

盡吾為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矢(陳也)于牧野惟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

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葢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也葢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則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既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求

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為之而不疑不然則魷魷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時純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為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能

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問訊也囚如皐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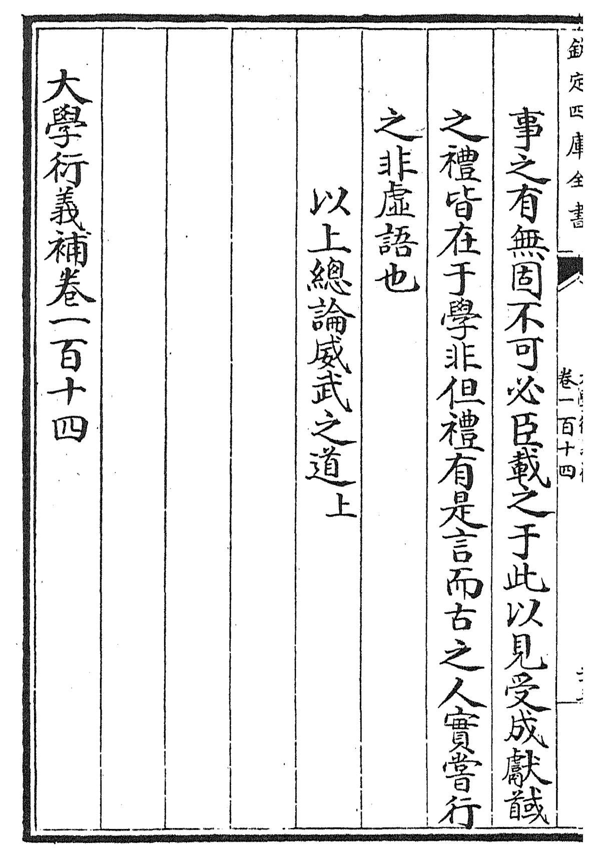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過也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話不揚肅也不告于訩訟也在

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為束其搜矢疾聲戎車孔博廣大徒御無斁兢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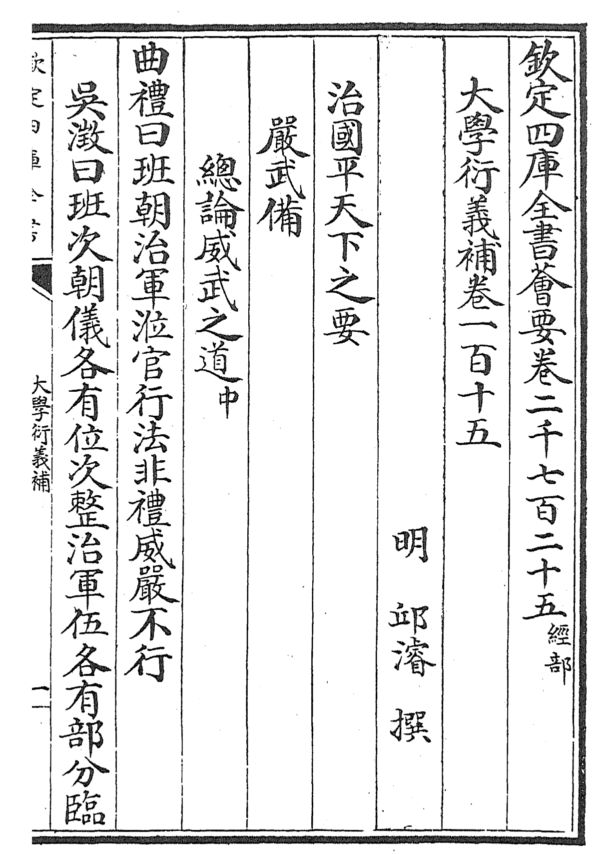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謂之既既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鄫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



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臣載之于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于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二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

涖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于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于禮則所謂威者嬌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彊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

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名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殺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咸無赦焉殘其身潴其宮室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

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懐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彊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姦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茍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迺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虚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没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

法而不施于戰鬬戰鬬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絶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

察有罪犯五不韙也是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茍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衆動則

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焉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乗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

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爲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荅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禄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

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飢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居敎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

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脩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

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瞶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廼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廼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

髮貸其所寛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
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
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
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
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
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

當師其意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
　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
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不後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伐鄭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頴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令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巳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姦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

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强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

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竝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

德之盛湯武弔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葢明君善于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葢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

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羮地名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頼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邉細

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頴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頼大邑以討簒

賊而謂之害于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

之建諸侯欲令藩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

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

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于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蝱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

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强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脩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之要孰有先于脩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鬭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也明

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于兵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鄣擁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于商牧牧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脩志意以自責有不祀則脩言號令有不享

則脩文典法有不貢則脩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脩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列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脩其德而已不勤兵于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匿武不可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天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彊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于禮教猶陳之于軍旅

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黄榦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

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爼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荅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熹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于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秉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

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于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于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于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拔